



一个丧乐手 亲历的 诡异事件2

易安年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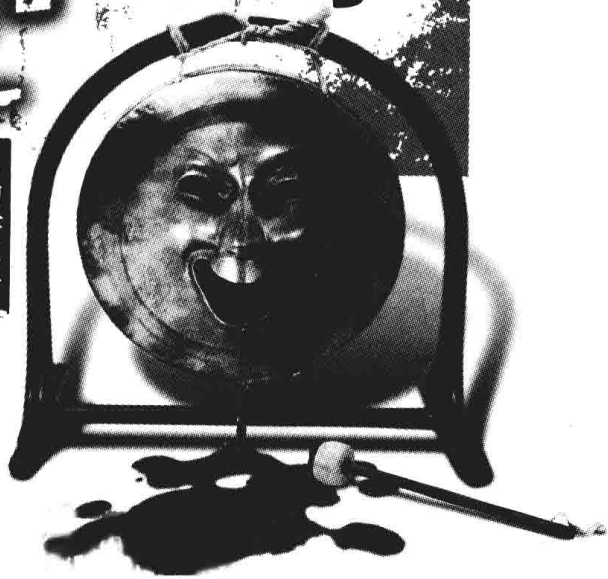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书画出版社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一个丧乐手 亲历的 诡巳升事件

2

易安年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丧乐手亲历的诡异事件.2/易安年著.--北京:中国画报出版社,
2012.10

ISBN 978-7-5146-0592-1

I. ①一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33050 号

一个丧乐手亲历的诡异事件.2

出版人: 田 辉

著 者: 易安年

责任编辑: 张 桐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
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bh1985@126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监 印: 傅崇桂

开 本: 16 开 (660×960)

印 张: 16.25

版 次: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592-1

定 价: 28.00 元

目 录

引 子 / 001

第一章 井下魂 / 007

第二章 死山（一） / 061

第三章 缚灵树 / 094

第四章 死山（二） / 162

第五章 鬼肉 / 201

尾 声 / 251



引子

临近春节，在我的坚持之下，爷爷终于获得父亲和伯父们的同意，得以回老家一趟。他的故事并没有完结，我很庆幸我已听去这其中的一小部分。

一路上的景色倒是有些萧条了，虽然公路早就铺上了柏油，可人却越来越少。爷爷指着远处的那个山丘对我说：“看见没？那坡顶上的破屋子就是你张七爷以前的家。”

我眯着眼睛看了半天，那座破败的黑屋子就像纸折成的一样，一点寒风也是经不起的。我眺望了半天，眼睛也开始发酸，寒风这么轻轻一触，倒有要渗出泪水的意思。

“张七爷，果真是家里的老七？”我伸手扶住了爷爷，他手里的拐杖粘了不少的泥土，显得非常的沉重。

听了我的问题，爷爷笑了两声。那笑声十分硬朗，与他孱弱的身子极不相符。他长舒了口气，说：“这个也不过是听你曾祖父说的，那时候只顾跟着他四处调皮，哪里顾得了这么多，不过好像他跟我说起过这个事情，那时的他可真不像他，哭哭啼啼，像个婆娘。”

“那他的真名到底叫啥子呢？”我追问了一句，见爷爷有些累

了，扶他到一旁的大石头上坐下来。

爷爷说：“‘张七’、‘张七’的叫了一辈子，我倒是真记不起他的名字了。只记得很小的时候，好像听他的父亲叫过他‘清儿’。这名字，倒应该是他不愿意听的。你这个张七爷，平日里最讨厌的就是娘里娘气的。”

我听出了爷爷话里的意味，最讨厌娘里娘气的张七爷，却在爷爷问起他是不是真是家中老七的时候，哭得像个婆娘。我对这其中的故事好奇起来，可不用急于追问，在爷爷的回忆中，这一段一定会被他浓墨重彩地叙述一番。

这样想着，我正准备把爷爷从石头上扶起来时，谁知他刚一支起身子，那根拐杖就卡在石子中歪了一下，发出了清脆的断裂声。

爷爷歪了歪嘴角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家伙，我老了，你也老了，看来在这个世界留不长了。”

他的话里好似裹了针一般，扎得我生生作疼。我抬着爷爷的手臂，看着他一脸的淡然，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，或者他根本就不需要安慰。他这一生早已被打磨到了极致，死亡对他来说，更是司空见惯了。

“小子，你也别多想，我晓得你这一趟的目的，无非是想套出我口中的故事，你很好奇，这是好事，你老爹总说你只会耍笔杆子成不了气候，可在我看来，你比他们都灵光，居然还把爷爷跟你讲的故事写成了书。我这一辈子，让你听去了有个记录也好，反正真假难辨，哈哈。”爷爷笑着走了一段，又看了看手中的拐杖，补充道，“说起这拐杖，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，好像是1938年的事情了，那个时候我十五岁，虽然跟着师傅奔走了不下百场丧礼，可还是一副牛脾气，这一点你倒是遗传了去。那天，我跟师傅去做礼，

完了之后跟着大师兄回师傅的院子，走到那片松林沟的时候，就触了霉头……”

故事还没有开始，我就早已按捺不住了，连忙跟了上去，生怕从爷爷口中听落了一个字。

那天，在龙门镇做完了礼，爷爷与大师兄李伟扛着东西先一步回去。穿过整个镇子，沿着那条大路往回走，要走上三四个小时。

入了秋，天气比较干爽，走着有秋风穿来穿去也不觉得热。出了镇子没多远，有一个特别大的山坳，穿过那山坳就能上另一条大路，直达目的地。那山坳很深，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松树，当地人叫它松林沟。秋天的时候，这一带的风就变得猖狂起来，一灌进山沟的口子，就掀得沟里的松树哗啦啦作响。

在给这家做礼的过程中，爷爷听一个当地的老头子说过一段关于这松林沟的故事。在晚清末年，时局纷乱，人们是要地没地，要粮没粮，不忍饿死街边的大多数男人，就拖家带口地进了这松林沟。男人们纷纷拜了把子，落草为寇，专门劫杀这沟里过路的商客。这条路是龙门镇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捷径，如果不走这条路，要出镇子，起码要多转十来里路。起初的时候，过往的商客并不知情，带着大批的物料从这里经过。除了军方的人，几乎所有人都命丧于此。那很长一段时间，这山沟里氤氲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。那些树枝上挂满了路人的脑袋瓜和肠肠肚肚，一时间怨气深重。后来有部队开到，带领一个团的士兵，活生生杀光了松林沟里的那一窝土匪，尸体在镇子上挂了好几天。

爷爷跟着李伟走进那山沟的时候，脑子里就蹿出了这个故事。深秋时节，只要天上没有下雨，夜空中月亮就极为明亮。月光照亮

了山沟里的那条石板路，好像一条行进的蜈蚣，歪歪扭扭。松林沟里的松树不知道是不是沾了更多的养分，要比别处的松树更为茂盛。繁密的枝叶将头顶的月光过滤之后，斑驳的光影更添诡异。

爷爷一边走，一边四下观望着周围的松树枝丫，他的脑子里满是那一幅幅挂着脑袋瓜的情形，不知不觉之间，他好像还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腥味。这股腥味不知从何处飘来，怎么挥都散不去。

走着走着，爷爷不小心踢中路边的一块大石头。脚趾传来一阵锥心的疼痛，他连忙在一旁坐下来。李伟见状，扭头责备他这么个人了还不小心。说着，也蹲下身去查看他的伤势。

爷爷叫着疼，谁知一抬头，竟然看到远处一个人影从雾蒙蒙的松林里走了过来。爷爷看傻了眼，半天没有应李伟的话。李伟拍了他两下，自然也是注意到了他的不对劲儿。他顺着爷爷的目光看过去，也看见了那个黑影，一瘸一拐的。

渐渐地，那个黑影朝着两人走了过来。爷爷看得仔细，可因为只有模糊的月光，只能判断这个黑影是位老人。他拄着一根拐杖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影子在石板上一斜一斜。爷爷慌了神，连声问李伟应该怎么办。想必李伟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，一时间动也不敢动。

那黑影走到爷爷和李伟的面前停了下来，转身盯着他们。爷爷看不清他的脸，一个黑色的剪影，像树叶一样轻飘飘的，只怕风一吹，就把他给送走了。两人看着面前的黑影，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。对视了许久，那黑影将手中的那根拐杖递给了爷爷。

看着那只悬在半空中的拐杖，爷爷有些疑惑，他看了看那黑影，又看了看蹲在面前的李伟，将信将疑地接过了那根拐杖。他仔细端详了一阵，再回头去看的时候，那佝偻的老头已经消失在了凉

森森的山沟里。

李伟也回头看了看爷爷一眼，沉默地咽了两口唾沫，没有多说什么，看样子是被吓住了。他将爷爷从石头上搀扶起来，干脆走到了爷爷的身后，招呼了爷爷两句，让他迈步朝前走。

说来有些奇怪，那拐杖像是有神力一般，爷爷一把将它拽在手里，被扭伤的脚踝再没有半分痛意，走起路来也是健步如飞。走了差不多一刻钟，李伟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我就晓得咱俩碰上了。”

“碰上啥子了？”爷爷停下来，扭身问道。

李伟指了指旁边的大石头，是一刻钟前爷爷坐过的那块石头，周围的树影也尽数相同。

“鬼打墙？”爷爷说着，正准备解开裤腰带，对着石头大撒一泡尿来破这鬼打墙，谁知却被李伟给拦了下来。李伟说：“先别急，我们再走走。”

那条路根本就没有岔路，直通山顶大路的石板路，两人硬是转了好几圈。当第三次停在那块石头前的时候，爷爷二话没说就来了一泡尿，哗啦啦撒了半天。

两人又沿着脚下的石板路朝前走，转了三四圈，最终转累了，在那大石头上坐了下来。爷爷是泄了气，告诉李伟干脆等到天亮。李伟不知如何应答，而这时正好注意到了爷爷手中的拐杖。李伟上前来，将那拐杖抢了过来，扔在了路边上。两人再走，便再没遇到原地打转的情况。

听了爷爷的故事，我倒是有些惊讶，看着他手中那根一晃一晃的坏掉的拐杖，心里钻出无数个疑惑来。可是我知道，不管我如何急切，他也是解释不来的，这阴穿阳，捉弄活人，对他们来说是再

正常不过的事儿了。

走了一阵，爷爷在一个山沟的竹林前停了下来。回想起他讲过的那段关于竹林的故事，我还有点心有余悸。还没来得及仔细回想，他就指着对面山腰的那座在竹林深处若隐若现的老屋子说：“你看看，那儿就是你爸出生的地方。”说完，他长叹了一口气，没过两秒又露出一个笑脸来，他接着说，“还记得那一年我十六岁，跟着师傅东奔西走，好不容易回了趟家，结果一进家门就跟你曾祖父大吵了一架……”



第一章 井下魂

☆☆☆

自从爷爷上道之后，师傅喻广财对他倒是没有半分保留。丧乐队之中大大小小的事情，都让他与大师兄李伟一同打点。那几年的规矩倒是没怎么变，但凡谁家有人病丧，或是死于其他自然原因，喻广财都是不会亲自出面的。偶尔有人找阴宅位置吃不准风水好坏，倒会专程来请教他。这时候，多半会与主人家先前请上门的风水师傅有一番较量。时常两人谈笑之间，便把周遭十余里的风水脉象说了个透。在丧乐队中奔走研习，碰上这种机会自然再好不过。而每次喻广财遇到这样的机会，都会叫上爷爷随同。那短短几年时间里，爷爷算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，也算在圈子里混了个脸熟，小有了些名气。

在爷爷踏入这行之前，喻广财已经是圈子里的名人。由他带领的丧乐队，没有八两也有半斤。本来就活路不断的他们，因为这几年又解决了不少“麻烦人”，更是成了行业的带头队伍，很难碰到闲下来的时候。爷爷倒是个能够在忙里偷闲的人，稍有半日的闲暇，他便会溜回家中去，看看家里的二老和终日念叨着他的三爷爷。

这一年，爷爷十六岁，在与李伟做完了石蟆镇的丧礼之后，他

跟李伟要了半天的假期回了趟家。

仔细算来，那一年是1939年，东洋鬼子大举进攻中国，整个北方大部分已经沦陷。那时候的爷爷其实对这些问题并不大关心，只要日本人没有踏上这四川的土地，他便觉得什么打仗什么逃难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。只是从三年前，他与以前的师兄林子镇上一别之后，就听说林子离开了丧乐队，赶赴四川随同当时国军招兵进了部队。从那时候起，爷爷对他倒是有几分挂心，一听到点前线的消息都会跟李伟和曾银贵等人讨论半天。

言归正传，爷爷回到家之后，曾祖母和曾祖父也是好几个月没有见过他了。还未等爷爷完全落座，就开始问东问西地寒暄个没完。爷爷一时慌了神，都不知道该先回答谁的。阵脚是乱了，他就干脆懒得回答了。等两人都歇气之后，直愣愣地问道：“这段时间有人来找过我吗？”

听到他的问题，曾祖父脸上的表情立马就垮了下来。曾祖母像是没有听出这其中的真意，抿着嘴仔细回忆：“前几天倒是有人来过，不过是问了一些你们唢呐队的事情，工价啊啥子的，我把前段时间你给我讲过的事情都讲给了他们听，他们都夸你厉害！”

爷爷听了，追问道：“就没有其他人了？”

看着爷爷焦急的模样，曾祖母这才回神过来，她笑道：“你看我，绕了半天没有听出你话里的名堂，没有，莫晚一直没有回来过。”

听到这话，曾祖父哼唧了一声从凳子上站起身来，双手往腰后一放，厉声骂道：“瞧你这点出息！大半年的回一趟家，亲爹亲妈不关心两句，进门就打听起那个女人来，要是哪天阴差阳错真让你把那女人娶进了门，你眼中还能有你爹你娘？”

“大半年大半年，我也不想，当初不是你让我跟着喻广财拜师

学艺的吗？”爷爷顿时觉得无比的委屈。

曾祖父向来性子刚烈，本来心中就有火，被他这么一顶撞，那怒火像是找到了宣泄的口子。他抄起手中的烟杆就开始往爷爷身上一阵猛打，一边打还一边骂：“你这个狗崽子，别以为你翅膀硬了就敢顶撞你爹我，老子告诉你，就算你到了八十岁，老子还是你的老子！”

爷爷虽然也是出了名的倔脾气，可在曾祖父动手打他的时候，他还是不敢轻易还手。他一边狡辩着，一边朝着门外躲。好在没挨几下，曾祖父就被曾祖母给拉住了。爷爷越想越是一肚子的火，干脆就拎着包准备回师傅那边去。曾祖母见这两父子就跟上辈子的仇人似的，自知也是劝不回来，就帮着爷爷拎着包出了门，连身上的围裙都没有来得及脱下来。

在送爷爷出那个山沟的路上，曾祖母给爷爷讲了一件前段时间从别处听来的怪事。

老家所在的镇上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扎纸人的老师傅，姓熊，名耀。这个熊耀时年近五十，有一个儿子在外做棺木生意。熊耀从年轻的时候就跟着以前的扎纸刘学手艺，虽然这个扎纸刘一直对他留着一手，可他生来勤奋，技术并不在扎纸刘之下。有好几次，爷爷跟着喻广财给人做丧礼，都碰到过他。他扎出来的纸人十分的逼真，要是放在晚上，绝对可以以假乱真。

熊耀的儿子常年都在外面跑生意、联系木料，很少回家，自从熊耀的妻子去世之后，他就经常一个人待在他那间灰暗暗的屋子里，对着一堆纸人。据说，他亲手扎出来的每一个纸人，他都会给它们取名字，有时候喝醉了，还会跟它们说悄悄话。

可就在差不多半个月前，熊耀死了，不是自然死亡，而是被杀

害的。

熊耀的房子对面是一家开面馆的，面庄平日里的生意并不好，虽然并不太忙，可一直都开着门，那老板也是整天坐在屋门口。那天傍晚的时候，面馆老板见熊耀又喝醉了，中途还跑到面馆来让老板替他煮了两碗热腾腾的面条，还跟老板说：“我们家新来的妹子明天就要走了，今晚想吃点面条，多周正的姑娘啊，明天就要去陪常老头了，想想是有点不甘心，今天要是不给她吃点好的，她要发脾气！”

这面馆老板被他的话吓得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心想那常老头死了三四天了，正好是明天下葬，于是结结巴巴地问了一句：“你说的‘妹子’，又是你扎的纸人吧？”

熊耀一听，连忙在嘴边竖起了食指，示意他小声点。面馆老板随着熊耀回头，眺望了那间灰暗暗的屋子一眼，那门半遮半掩的，正有一个纸人坐在那屋子的正中央，一动不动地盯着两人。熊耀像是有些害怕了，他连忙端起两碗面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糟了糟了，被她听见了，她跟我说了很多遍她不是纸人不是纸人，现在好了，看她不骂死我才怪！”

面馆老板被他弄得一头的雾水，看着他进屋子之后，非常利索地关了门，心才缓缓放了下来。那个晚上，熊耀的屋子好像真的还有一个人，他一直在跟对方吵架，一会儿摔碗，一会儿又砸凳子的，到了后半夜才消停了下来。

第二天，熊耀家的门一直没有打开过。中途常家的人来取纸人，敲了好半天也没有敲开。到了晚上，面馆老板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劲，于是叫来了两个街坊，三人一起将熊耀家的门给撞开了。门一开，三人就傻了眼。那熊耀被捆在一张木椅子上，胸口上插着一

把尖刀，那是熊耀用来削竹篾的刀子。他身上的鲜血顺着那个口子往下流，染红了脚下差不多方圆一米的地面。面馆老板看得仔细，他的嘴角上还挂着几根面条。而在他的对面，一个扎得非常逼真的纸人正端坐在另一张木椅上，她的脸上含着笑意，惟妙惟肖。

事发之后，大家都非常想不通。熊耀的双手连同身子被捆得牢牢实实，嘴角上的面条到底是怎么来的？经过仔细的勘察和盘问，熊耀的家中根本就不存在第二个人，那他胸口的那把尖刀又是怎么插进深到一寸多的位置？

这件事发生之后，面馆老板一想起熊耀扎的那些纸人就非常害怕，没过多久，就搬离了镇子。

听了曾祖母的讲述之后，爷爷的脑子里一直都浮现着熊耀扎的那些纸人的笑脸，那柳叶眉，樱桃嘴，细长的毫无血色的面颊。现在想来倒是十分的疹人，为了淡化心中的恐惧，爷爷自然有他的方法。每次一遇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，要是自己感到害怕，他就会努力回想莫晚的脸。那张脸素净纯洁，只要在他脑中一闪现，就会给他带来无穷的力量。

从上次在李家谷中一别，他与莫晚已有三四年没见。三年前，她到家中来等自己，究竟是想对自己说点什么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爷爷已在心中设想过千百次，可越是这样想象，他就越是期待。

想着想着，他就不经意走到了喻广财的院子。此时天色并不太晚，可偌大的院子却没有一个人。他径直地走进了喻广财的房间，刚一推开房门，就看见大师兄李伟、二师兄曾银贵和师姐罗琪都在急忙收拾行李。

见了爷爷，李伟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说：“峻之，你咋个回来了？我们本来准备出发的，让你在家多待两天的。”

“咋了？这是要去哪里吗？”爷爷有些不解。

曾银贵抖了抖肩上的包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瓜娃子你运气好啊，这次又有新鲜事儿了，隔壁镇上有个学堂，据说那学堂的院子正中间有一口深井，那深井会吃人！”

“啊？吃人？”爷爷被他的话弄得大吃一惊。

“哎呀！具体情况我也解释不清楚，快点收拾，师傅在隔壁收拾家伙，待会儿我在路上，他会把来龙去脉告诉你的！”曾银贵摆出一副欲说说不出的样子。

张七站在曾银贵的身后，抬头微微朝着爷爷笑了笑，也是什么也没说，只低头收拾着桌面上的包袱。爷爷算是被他吊足了胃口，多问无益，他连忙收拾了东西，跟着几人出了门。

那个晚上的月亮，亮得有些不真实。

☆☆☆

从喻广财的住所出来，沿着那条土马路，穿过几条山沟，再翻越一座山丘，就可以看见那座坐落在山坳之间的小镇。爷爷在小的时候来过这个镇子两次，一次是跟着曾祖父到这边来取救济粮，另一次是到这边的山沟里采蘑菇。当爷爷跟着几人站在那山丘半腰上的时候，就回想起那山沟里蘑菇的香味，虽说比起现在的香菇鸡汤少了几分油水，可在那时候已经算是不错的食材。

这一路上，几人借着月光朝前走，喻广财走在队形中间，前面是李伟、罗琪，后面跟着爷爷、张七和曾银贵。刚上了正道，喻广财就跟几人讲起了那口吃人深井的来龙去脉。

这个小镇名叫清水镇，因为那山坳口是个非常重要的地形，在

清朝末年，那里有重兵把守。清水镇中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学堂，是后来的民国政府特地在这里建的，为的是方便附近几个镇子的孩子到这里念书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那学堂门庭若市，先生教课之时，座无虚席自不用说，就连窗口处都挂着不少的脑袋，一听就是大半天，连咳嗽都不会有一声。当年的爷爷，非常羡慕这些孩子。

说起这个学堂的结构，倒是有些特别，因为资金的原因，学堂的宿舍里连一个厕所都没有。有的学生住在这学堂里，生活起来有些不太方便，每天晚上如厕都要穿过学堂中央的那个大土坝，到平日念书的教室边上的厕所去。

那学堂所在的位置，在之前本来是清水镇上最有钱的人家的院子，后来因为文字狱，这人家被满门抄斩，一个个脑袋挂在镇上的练兵场上，被风吹成了肉干。后来，有人从衙门手中买过这座宅子，可住了不出半月就搬了出来，分文不取交还给了衙门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清水镇上就有传言，说是这宅子自从人死光了之后，就有点不干净。于是，也就一直空着。这一空就是上百年，直到一位民国政府特派的官员到镇上视察，才决定将破败的院子给彻底铲平，留下的房间经过修缮做了学堂的教室和宿舍，被铲平的院子就成了后来的大土坝，平日里学生们就在上面做一些体育活动。

能到学堂念书并且住宿的，基本都不是穷人家的孩子，父金子贵，所以这里教书的先生都特别小心。平日里在授学的时候十分严厉，可在日常生活中却不敢懈怠分毫。这些住惯了豪宅大院的富家公子，搬进学堂之后除了不适应就是好奇。

要说怪事，是从三年前的一个晚上起的头。那时候学堂的学生虽不如从前，可也是座无虚席。清水镇上以前的师爷李淳之子李成峰时年十五岁，在那学堂之中念书之时住在学堂的宿舍之中。这李